

演“江波”到崩溃

——访《敌营十八年》主演杜淳



采访杜淳时距离电视剧《敌营十八年》第二部杀青还有两天,感受到他的忙碌,采访的时间一拖再拖,可谓见缝插针。他就是这个样子,一年365天恨不得干出两年的活来,像只疯狂旋转的陀螺,绝对不允许自己停下来一分一秒。那么拼命是为了什么?杜淳笑了,他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。这么拼命感觉累吗?一点都不辛苦,反而很充实。他说,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作为“80后”,杜淳有着和他实际年龄不相符的稳重,那张年轻的脸上似乎无时无刻不充满了对未来张望的神情,是那么期待,又是那么急迫。

“他的生活撕扯我的灵魂”

千万元投资的百余集大剧,男一号“江波”只有一位,所有的故事都要围绕他展开,杜淳如何成为了这众所期待的“唯一”?“选择我是因为导演需要一个不阴柔,同时又略带文气的演员。”凭借着在电视剧《大旗英雄传》和《51号兵站》中的出色表现,杜淳被导演选中,有幸成为时隔27年之后的第二个“江波”。

“我没看过老版,但两个江波完全不同,人物性格上就有很大变化。”杜淳一点也不掩饰表演中的难度,因为18年隐藏敌营的特殊背景,江波一直生活在极端压抑的情绪中,他总是违背内心去做各种事情。为了信仰,从个人生死到家人情感全都“牺牲”了,那是一种触及灵魂的折磨,再坚强的人也会被逼到精神崩溃的边缘。从第10集之后,江波的戏就开始走“强声高节奏”路线,通俗点

说就是“扯着嗓子大段大段高喊台词”,每场戏下来杜淳都会哑声、头晕,“很难演,演到第二部,我感觉自己快崩溃了。”

“为啥一看见你就想哭”

虽然辛苦,但杜淳说自己其实最善于此类“爆发”戏,尽管这样的角色和本性格相差最远,但他表现这种有棱有角的男人总是最出彩的。“我的师父说过,可能因为我的眼神比较干净,所以爆发起来让人感觉特别真。”在拍摄《走西口》一剧时,演杜淳母亲的演员王静就感叹:“我为啥一看见你就想哭呀?你的眼神太可怜了,让人心里酸酸的。”

在《敌营十八年》第一部中,让杜淳印象最深的是在狱中提审结发妻子,面对康瑛他不能相认,一边凶狠地审讯她,一边还要用眼神传递自己真实的爱和痛,那是一种灵魂深层的分裂和挣扎,杜淳说这叫“戏

中戏”,“我知道自己在演戏,在剧中的我又在演戏”。如果观众能看懂这种错位则表示表演是成功的,此类戏虽然难演但往往会触动人性情感的最深处,全情投入后很长时间都记得。

“我要尽快戳上一杆大旗”

在“痛并快乐”的表演中,杜淳马不停蹄地忙碌着,他被好友高圆圆称为“钢铁战士”,因为经常跨剧组拍戏,白天在上海拍日戏,晚上又要连夜开车到南京另一个剧组拍夜戏,一天几乎不睡觉。杜淳的“工作狂”特质完全是自然天成,他说:“我就喜欢变化中的生活,我宁可只精彩地活五六年,也不会平淡过50年。”他不允许自己停下来,因为他的目标已经确立了——一定要在当下国内男演员中占有一席之地,有一种专属自己的角色类型。“比如陈宝国、孙红雷,凡是那种霸气十足的角色,第一个

想到的永远是他们。”对于《敌营》系列和《走西口》,杜淳现在也无法断定是否能帮他走近目标,但他有一股子“初生牛犊”的势头,“如果这两部剧还不能帮我达到一个事业的小顶峰,那我实现目标至少还需要10年时间,我要尽快在自己耕耘的田地上戳上一杆大旗。”杜淳坚定地说。

“我和父亲都是无趣的人”

提起杜淳往往会习惯性地顺带提及他的父亲杜志国,“上阵父子兵”在演艺圈并不罕见,但并非人人都受用如此的称呼,对此,杜淳并不抵触,他说:“能和亲人在一起演戏,我很幸福!”爷儿俩荧屏上阵已是第5次了,但两人几乎没有对手戏,而父亲也不会杜淳拍戏时主动发表个人意见。“其实我们俩都是无趣的人,即使闲暇时也不会凑在一起玩。”在《敌营十八年》第一部杀青后,杜志国点点头对儿子说了一句话:“长大了,成熟了。”简单的一句评语体现着老杜的态度,从一开始不支持儿子演戏到如今已放心让小杜独自撑起一片天,这个根本性的转变全靠杜淳的坚持。

看着荧屏上杜淳版的“江波”,总是有点恍惚,这个男孩子仰着一张年轻的面庞,竭尽全力地演绎着一个肩负重任的革命工作者。那些曾经的故事离他生活的年代如此遥远,但他一身军装的样子却让人感觉和“江波”如此接近。谁说“80后”不能理解革命年代?杜淳已为年轻一代做出了证明。

江波的“真假老婆”

话说1931年,我党地下工作者“江波”潜入国民党内部时,身份是“已婚”,他的老婆就是如花似玉的“藤玉莲”。二人表面火热,搭档起来天衣无缝,好似一对“亡命鸳鸯”,但其实这其中另有隐情。原来“藤玉莲”也是我党的情报人员,为了掩护江波而假装夫妻。江波早有一位结发妻子,名为康瑛,二人分离时她已经有孕在身,为了寻找丈夫她带着孩子不远万里奔波,但相见却不能相认,丈夫早另有公认的“爱人”在旁,这段错乱的爱恨情仇让两个女人都格外痛苦,但为了革命的胜利,她们都在默默承受——

结发妻子的爱与恨

——访《敌营十八年》主演阿斯茹

选择蒙古族姑娘阿斯茹饰演含辛茹苦的“康瑛”,就是因为她与众不同的眼神,从小在呼伦贝尔草原上长大,她的眼睛如蓝天一样干净透亮,“大家都觉得蒙古族女子很豪爽,其实内心有很多坚韧的东西。”阿斯茹笑起来有一种动人的灿烂,记得当年她饰演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》中的“华筝公主”,导演张纪中就颇为其阳光般的笑容而自豪。

虽然是个笑靥如花的女子,但角色的经历却相当苦情,“康瑛”是农民出身,虽然是江波的元配妻子,并为他生养一女,但为了革命事业的需要,她不仅不能和丈夫相聚,还要眼睁睁地看着江波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另娶他人,心中的爱恨怨也无人诉说,那是一种何等的悲凉。“我一看剧本就喜欢上了这个角色,从一个少女成长为一个母亲,最后成为一名我党的地下党员,她是一个有大爱的人,虽然痛苦

却也能包容一切。”阿斯茹曾试想如果自己真的是“康瑛”,是否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丈夫不仅另建家庭,还有后代?“答案是我很难接受。”她曾问过编剧:“为什么那时的人们会坚持下去?”“因为信仰。”带着敬佩之心,阿斯茹以“康瑛”的身份接受了种种酷刑和情感上的煎熬,穿着粗布衣服,动不动就女扮男装,活动在广州和湘西等地,秘密进行着地下工作,慢慢地成长起来。在第二部中,她甚至为了江波在党中的领导。

很多场戏中,康瑛都遭到了非人的折磨,有时是一缸水泼到耳朵里,有时是被皮鞭抽得浑身淤青,但为了革命,阿斯茹都觉得“值了”!12月的某一天,她挺着“大肚子”去湖南寻找丈夫,在大家都烤火盆、穿羽绒服还冻得瑟瑟发抖的冬天,阿斯茹却站在用冰冷河水制造出的瓢泼大雨中,哭喊着江波的名字,每一滴水砸

到头顶时都像针扎一样疼。5个小时的表演如此漫长,阿斯茹仗着身体底子好,硬是咬牙挺了过来,当她单衣单裤、浑身滴水地站在火盆旁取暖时,剧组人员惊呼:“你咋像神仙一样,浑身都冒烟了?”

让阿斯茹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在监狱中,听到女儿的叫声,康瑛疯了一般从众多犯人中冲了出来,却被枪托打倒在地,这时江波等一行国民党官员走了进来,看着丈夫和他身边趾高气扬的女人,所有的怨恨都在那个瞬间聚集,为了隐藏身份,江波必须提审康瑛,“我看着他,眼中都是刀一样的东西,咬着牙哭泣,感觉内心无比刺痛”,在换镜头的前晃来晃去,她保持着康瑛扑倒的姿势,满脸泪水地体会着那种痛,很细微地感受着康瑛的仇恨……“那个镜头拍完后,我哭了很久,这场戏让我



郁闷了三天。”

如今的阿斯茹已习惯在角色的悲喜中走进走出,当年刚满17岁的她为了出演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》而离开了喜爱的舞蹈舞台,丝毫没有表演经验的她和麦丽丝导演第一次对戏,在忽然换人的情况下临乱不惊,不仅没有跳戏,还表现得淋漓尽致。“有天赋!”导演的一句认可让她走上了影视路,也让她从此走出了故乡一望无际的草原。

她只是看上去很美

——访《敌营十八年》主演戴娇倩

剧中的“藤玉莲”看上去最美,总穿着合身的旗袍和礼服,摇曳在英俊的“江波”身边,两个人形影不离让人羡慕,一个眼神、一个微笑,他们已经心领神会;一条新的情报又到手里了。“其实,她是剧中最高贵和最受煎熬的女人。”戴娇倩说,最初接到剧本时,“藤玉莲”的确让她眼前一亮,虽然该女子是出身贵族的千金小姐,年纪轻轻就加入了共产党,但为了“信仰”,甘心成为“江波”的假妻子,为了获取情报周旋在敌营之中。柔弱的外表,坚强的内心,青涩的情,热烈的爱……所有的矛盾在她身上都一一呈现出来,这个人物必定是挣扎和丰满的。

“最挑战我的就是这点。”从没有尝试过此类角色的戴娇倩既担心又激动,这种情绪在她和父亲的一次电话通话中被推至顶点。原来,听到女儿接了新戏,父亲来电话询问,当听到《敌营十八年》的片名时,父亲一下就提高了声调:“我知道!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呀!”听父亲如此激动,戴娇倩问:“您知道我演谁吗?和江波一起打入敌营的藤玉莲!”“啊?那是我偶像!”父亲很兴奋。

作为“80后”戴娇倩因此了解了一辈对《敌》剧的喜爱之情,压力倍增。而开机后她更发现,“藤玉莲”真的是一个让人痛苦至极的角色:“她活着比死了更需要勇气,在戏中我深深爱着江波,但同时又必须和江波的妻子康瑛做好朋友,我不但不能嫉妒她,还要用微笑证明自己的从容。我不但要面对所爱的爱人,还得讨她开心,像亲姐妹一般去逛街、买衣服。这一切若是从私人情感出发,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,因此每天都是以‘不得不’的状态生活着。”提及那段过程,戴娇倩就是满脸的苦闷,她说每个人的潜意识中都有“强迫症”,她就常常因为投入“藤玉莲”的复杂情感而感觉恍惚,做事说话都会莫名其妙地重复,有时候甚至忘记自己是谁……而这一切,都是角色惹的祸。

记得在第一场和“江波”的对手戏中,为了迷惑敌人,第一次见面就狂奔过去的“藤玉莲”对陌生的男子悄悄发出命令:“我命令你吻我!”这种“接吻”和“拥抱”充斥了这对假夫妻的大部分戏份,戴娇倩最能体会那种撕心裂肺的伤心和痛楚,“很难受,无论是对角色还是我们俩,都感到痛苦和陌生。”

戴娇倩竭尽全力在“自我强迫”中完成了“藤玉莲”的故事,角色的结局也很悲惨,在一次任务中假死并毁容,离开了敌营,“我一看剧本,毁容?我不能接受,也就没有接第二部了。”